

山东青年作家丛书

SHANDONG QINGNIAN ZUOJIA CONGSHU

愿我们都平安

作者 / 贾庆军



山东文艺出版社

山东青年作家丛书

SHANDONG QINGNIAN ZUOJIA CONGSHU

愿我们都平安

作者 / 贾庆军



鲁新登字第3号

山东青年作家丛书

愿我们都平安

贾庆军 著

米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省东明印刷厂

米

850×1168毫米32开本 9.75印张 2插页 216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5329—0689—2

I·613 定价：5.30元

序

宋遂良

这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小说集。写的是“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和农村中的事。文笔朴素亲切，故事引人入胜。道德色彩颇重，悲剧氛围很浓。心肠软的人读了，止不住要落下泪来。“月儿圆了”，“坟草（已是）青青”，“愿我们都平安”，但是“活着，可要记住”：“对于任何一个稍有思想的中国人来说，都不能忘了（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见109页）。——这几篇作品的题目，大致上就体现了这些小说的风格和主要内容，以及作者写作它们的意图。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经历的一场深重的灾难，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需要我们几代人来加以深刻的反思，痛定思痛地吸取教训。但是亲身经历了这场创巨痛深的悲剧的作家，有责任把自己的经历感受写下来传下去。这便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这些作品由于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和读者忧乐与共心心相映而深受欢迎。贾庆军同志的一些小说，也可以归入当时蓬勃兴起的“伤痕文学”中去。他的成名作《坟草青青》就在读者中引起过强烈反响，早逝的著名作家方之也给过它以很高的评价。《坟草青青》和当时大量出现的揭露“四人帮”罪行的作品一

样，表现了人的命运的悲惨和人性的受摧残，但与那时流行的某些作品不同的是，这个小说在嫂嫂春兰这位备受各种折磨、一身承担着几代人悲剧命运的弱女子身上，透露着信念和精神的力量、道德和理想的光芒，表现了一种在沉重负压和曲折挣扎中的美。这就使它高出于一般展写伤痕的作品而具有更深的历史内涵。

表现伦理的完善与道德的美好是贾庆军创作的一大主题。他的许多反映社会现状和历史变化的作品，背后都有一个伦理道德的核心，一种民族文化的积淀。如《坟草青青》就内蕴着“长嫂当母”的伦理观念；《崔瘸子》表现长兄对幼弟的骨肉深情，特别是弟媳对孀居的兄长的体贴敬重，感人至深；《活着，可要记住》中田英和她老师的生死相依，《秋夜》中的老光棍东贵对瘫痪在床的老母的一片孝心……都体现了我们民族传统的伦理美德：贫贱知真情之可贵，岁寒识松柏之后凋。在贾庆军笔下，这种传统道德又常常和农民的那类“知足常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观结合起来，也就呈现了某种逆来顺受、怨而不怒的局限，像田英对蛋子的忠贞，“我”对一再刁难迫害他的秦斌等人的负屈忍让，都细致地刻划了一种软弱和“认命”的心理，于正义张扬有害，于道德完善却有益。对于艺术而言，则“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韩愈），是一种普遍规律，描写底层的、不幸的善良弱者的命运，更容易激起读者的怜悯与同情。“哀兵必胜”的原理于艺术上似乎也是适用的。

对于农民自身弱点的揭示与批评，是贾庆军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范老成杂粮》除了表现农民在“文革”时的艰难生计，就是刻划了范老汉千方百计保全虚荣心的尴尬，读来倍

觉辛酸：《烟嘴轶事》中的黄三毛是类似《芙蓉镇》里王秋赦式的人物，这是一个“文革”所孕育出来的怪胎。但作者在描写他的丑行和发迹的过程时，却带有几分苦涩和滑稽的笔墨，他把这个好吃懒做、私心又重的落后农民放在“文革”那个是非颠倒的历史背景下如实描写，便使读者对他产生一种既可恨可厌又可伶的复杂感情，在黄三毛丑恶轻贱行为的对比下，嘴货吹牛的缺点便反而显得有几分可爱了。这是对生活的善意还原。如果对农民缺少了解和关切，是写不出这么平静而深刻、自然而独特的韵味的。

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反映农民的疾苦也是贾庆军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是从屈原到鲁迅、贯串于中国文学始终的宝贵传统。在这方面，《小金庄纪事》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震撼作用。农民刘德一家两代人的悲惨遭遇，正是某些违法乱纪的农村干部在封建宗法势力的支持下同农民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过类似的故事，作者艺术地把它写出来，有着震聋发聩、匡正时弊的现实意义。《愿我们都平安》则反映了一些单位领导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摧残人才的愚蠢而令人痛心的所作所为，作品同时也表现了李根和老主任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一心为国的可贵精神。对于这两桩是非鲜明、善恶昭彰的事件，作者并未采取简单的、戏剧性的艺术处理。刘德虽家破人亡但冤屈几十年也未能伸张，到头来还要诚惶诚恐地接受“调解”，公安员老余虽欲帮助刘德主持公道却也不得要领；李根也只有含泪离开环保所远走边疆。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积重难返的习惯心理，使我们的正义像一把砍到棉花垛上的刀子，失去了锋芒。作者没有为读者提供一个圆满的结局，却留下许多理不清的思考，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深

刻之处，这就是贾庆军的小说带着某种悲剧氛围的内在原因。在《活着，可要记住》中，含冤死去的李老师曾给她的儿子留下这样一段遗言：

要学会承受屈辱和痛苦。人活着不可能没有屈辱和痛苦，笑傲屈辱和痛苦，任何时候都不丧失生活的信心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人低头不要紧，只要你的灵魂没有低头。

这是对于传统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准则的修正和补充。它使我联想到鲁迅先生提倡的“韧”的战斗精神，对于旧势力，旧思想，要有打“壕堑战”的持久韧性，目标专一，扭住不放。多难兴邦，清谈误国，无数的历史教训，昭示了这一点。

《邂逅》也是一篇值得注意的作品。它描写农村青年那种自尊中夹杂着自卑、敏感中带着警惕的心理，十分真实细腻，由此而来的对于世道不公、见利忘义的天然反感，相当深刻而典型地表现了当代青年农民的普遍心态，也反映了在社会变革、价值混乱的矛盾冲突中农村的发展变化。由《邂逅》、《秋种时节》等作品也可以看出贾庆军创作向文化、心理方面开掘的一种努力。

贾庆军同志的小说有着地道的民族风格。这种风格主要不是在语言和叙述方式上（例如他擅长于心理描绘，常用书信或第一人称的形式倾诉内心的情感，这就不是传统小说的特点），而是体现在对农民文化心理、审美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的趋同；鲜明的善恶判断，平淡冲和的人生态度，对自然和劳动的赞美，清新流畅有时略带幽然的语言，明白清晰如实道来的叙述方式。这一切组成了贾庆军独特的小说世界。

贾庆军同志在大学里是学哲学的，他自己说过，他之走上

文学创作的道路多少带有一点偶然性，这就是三中全会吹绿的文学园地给了他这颗种子以蓬勃的生命。他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留有他个人生活的痕迹，如实写来，不用作过多的艺术加工。这使他的小说绝无描头画角、无病呻吟的俗气，而具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亲切感。但过于实际的秉笔直书，却也妨碍了他想象和情思的飞翔及题材领域的扩大。古人一再说过，作人要直，而作文则忌直。前一点庆军是完全做到了的，后一点则还有差距。从《月儿圆了》发表至今已经十年过去了，庆军已入中年，天高气爽，正是走向成熟的季节。我期望他的创作有一个新的起点，新的丰收。

1991年国庆节

目 录

坟草青青.....	(1)
愿我们都平安.....	(24)
活着，可要记住.....	(75)
月儿圆了.....	(130)
范老成杂粮.....	(143)
小金庄纪事.....	(155)
烟嘴轶事.....	(196)
早晨的喜剧.....	(221)
责任.....	(234)
崔瘸子.....	(246)
王老五.....	(257)
阻力.....	(267)
秋种时节.....	(275)
秋夜.....	(285)
邂逅.....	(295)

坟 草 青 青

我像珍爱生命一样珍爱着一张旧照片。照片上有两个人：前边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耷拉着脑袋，眼里还闪着泪光。男孩身后站着一位年轻的农村妇女，皱着眉头，半咧着嘴。看来她是想笑一笑，又没能笑得出。那样子很叫人难受。

这男孩就是少年时代的我。这位妇女，就是我要讲述的我的嫂嫂。

—

一九七〇年春天，我刚满十二岁的时候，妈妈去世了。

妈妈去世以前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还算安宁。那时候我家共五口人，除了我和妈妈，还有哥哥、嫂嫂和我的三岁的小侄女贤贤。

妈妈是一位教师，她过去在爸爸担任校长的那所学校里教书。后来，她和爸爸相继成了右派。爸爸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很快害病死了。妈妈继续在校任课。可是“文化革命”刚开始，她又成了“黑帮”，在学校改造了一阵，被赶回家里来了。这一来倒也不坏，我可以和妈妈呆在一起了。

哥哥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担任民办教师，他常常几天几夜不

回家。嫂嫂是位社员。因妈妈有病不能干活，嫂嫂除了一天三晌去地里劳动，还要干家里的杂事。我那时虽然年龄不算很小，但人长得又矮又瘦，看上去简直比小贤贤大不了许多。我有时候在家带小贤贤玩，有时候也去地里割些青草。

那时候，大队委派了妈妈一项打扫街道的任务。

记得在妈妈上任打扫街道的第一天，嫂嫂就和她发生了争执。一大早，嫂嫂扛着扫帚往门外走，妈妈拽住她的胳膊说：

“春兰，这你可不能去，由我来。”

嫂嫂说：“他们派给的活儿，给他们完成就是了，谁去干还不是一样。”

妈妈笑了：“春兰，这可不同别的活哟！这是对我的思想改造，可是不能由人代替的。”

嫂嫂生气了：“什么‘思想改造’，我就不信！他们这是想着法子作践人！支书曹二叔被打得不能动弹了，那也是‘思想改造’？”

“唉，”妈妈说，“春兰，不管是不是吧，扫地也是一种运动，我的身体虚弱，倒想着锻炼一下呢。”

嫂嫂低着头去揉眼睛：“妈，人家批斗你，俺睁眼看着没有办法，俺能顶替你的事，还能看着你受作践？你这么大年纪了，又有病。”

妈妈将手掌轻轻搭上嫂嫂的肩头，叹口气说：“兰，妈知道你是好闺女。可是这种事，不是儿女们的力量顶替得了的啊！”

嫂嫂终于没有拗过妈妈，妈妈将大扫帚从她肩上拿去了。

从此，嫂嫂比过去起得更早，睡得更迟。吃饭上，嫂嫂比过去也更俭省。她把馍馍蒸了三样：一样是妈妈的，一半白面，一半棒子面；一样是让小贤和我吃的，全是棒子面；再就是她

自己吃的，清一色地瓜干，还掺了些野菜。妈妈不让她这样做，可嫂嫂执拗得很，她说：

“你年纪大，身体又不好，就得吃好一点；贤贤和小顺吃好东西的时候在后头呢，不用慌；我年轻力壮的，吃些应该。”

嫂嫂虽然劳累，神情却总是很快乐。她很会说笑话，她常常把地里听来的东邻西舍的趣事有声有色地说给妈妈听，引得妈妈笑。她也很会带我和小贤贤玩。她常常把我和贤贤的头发拴在一起，让我们“牛抵架”，她和妈妈在一旁笑我们。

嫂嫂不高兴过一次。那是哥哥有一次从学校回来，她噘着嘴，板着脸，嘟囔哥哥，大意是妈年老体弱，孩子又小，嫌他不常来家。哥哥陪着笑不说话，那笑脸很不自在。妈妈说：

“兰，看在我脸上，你宽容他罢。你是个明白人，像咱家这情况，家乡父老还让他继续担任民办教师，这是对他的信任哪！他就得这样才行。他们学校的头头老刘，我们同过事，他前几天见了我，还夸奖大江呢，说他踏实肯干，水平也高，虽是民办教师，可是学校的顶梁柱呢！他说我教育得好，我对他说：这也有他媳妇很大功劳呢。”

嫂嫂噗哧一声笑了：“妈，你真会说笑话，你当我真恼他？我是和他说着玩呢。其实，他要不是和您一样，一个心眼为大家办事，我还不睬他呢！”

“乖孩子！”妈妈笑了。哥哥也笑了。

除了这一次，我还发现嫂嫂脸色有难看的时候。嫂嫂的娘家虽说只有五六里路远，可像隔着山海关。他们从没有人到过我们家。嫂嫂偶尔去一次，回来的时候眼泡儿也总有些异样，话儿也不如平常多。妈妈问她娘家一些事，她也尽往别的事上岔。那次她说：“妈，我要是有你这样一个亲妈就好了。”说

着还想掉泪。

妈妈笑着：“傻闺女，我要是你的亲生娘，你还能像现在这样成天在我身边吗？”

嫂嫂也笑了：“可不是呢！”

妈妈眼里充满爱怜的光，替嫂嫂理着乱发说：“人 and 人不能一样要求，眼光有长些的，也有短些的，慢慢用事实去教育人吧。你不要伤心，我们不是过得很好吗，以后你少去一趟就是了。”

我当时真不明白，妈妈和嫂嫂说的都是些什么？

晚饭以后，是我们家最愉快的时候。

嫂嫂擦亮小油灯，妈妈带上她的老花镜，教我做功课。妈妈总是把眼镜带在鼻尖尖上，两只眼睛分明在外边露着，常常惹得我们发笑。

我很小时候跟妈妈上过两年学，以后就离开学校了。我在家也并没有闲着，哥哥和嫂嫂都教我。我已经会演许多算术题，并且会写短小的作文，小贤贤睡得也很迟，在灯下和我凑热闹。妈妈便拿着她的小手，教她在方格纸上画些方块块和圆圈儿。

嫂嫂坐在旁边做针线活。有时候她也凑过来，看我们写字，偶尔还伸出手，俏皮地替妈妈推推眼镜。我们便都大笑了。妈妈有时也对嫂嫂说：

“兰，你也抽空看点书吧，不然，天长日久，你那点文化就随着馍馍吃光啦！”

嫂嫂就说：“丢就丢了吧，二十六七岁了，还学什么？腾出功夫让小顺多学点。”

这个时候，妈妈就对我讲：嫂嫂小时候在妈妈学校里读过五年书，很用功，又聪明，每学期都考第一名，是妈妈最得意

的学生。后来，她爹娘不让她读了，说女孩子念书不中用，腾出来好让她哥哥念。妈妈到她家去过多次做动员，可她爹娘始终不同意，她只得退学了。说到这儿，妈妈总要长长地叹几口气。嫂嫂便笑着接上一句：“想起当初我过来时，好久还改不过口来，称你‘老师’呢！”

有些晚上，对门刘二大娘也过来说闲话。难怪人家都喊她“快嘴婆”，她说起话来总是没完没了。她最爱对着妈妈夸奖嫂嫂：

“他婶子呀，不知道你前辈子烧了多高的香，娶了这么个媳妇！家里不说，地里的活也是泼泼辣辣顶俩仨哩！实对你说，要不是你和她爹是‘右派’，春兰早就选上妇女队长啦！大伙一提这事，有人就说这是啥‘阶级立场’，唉，咱也不懂啥是‘阶级立场’，只知道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张二大头还说啥‘鲜花插到了牛粪上’，真他奶奶……”

不知是哪句话刺着了妈妈，她的脸一下变得很难看。没等刘二大娘说完，嫂嫂就把话接过去：“呸！说不定谁是‘牛粪’呢！他们那号人，不是‘牛粪’，要我‘插’我还不‘插’呢！这年月没谁讲真话就是了。”嫂嫂想着法儿宽妈妈的心。

不久，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了。

扫地这种运动，并没能锻炼好妈妈的身体，她的身体反而越来越坏了。她时常心慌，淌虚汗，后来脸又发肿。嫂嫂高低不让妈妈去扫大街了。她不等妈妈起床就去将街道扫得干干净净。她抡着大扫帚，左一下，右一下，比妈妈利索多了，扫过的地还带着花纹。嫂嫂扫了三天，大队主任张二大头找上门来了。他横着眼对妈妈说：

“这种事你难道说不懂？故意找难看是怎么着！”

妈妈说：“我懂。可身体不大行了。明天我一定坚持着去干……”

嫂嫂急得要流泪，向张二大头央求说：“二哥，您是主任，您抬抬手，帮帮忙吧，俺妈病得很厉害了。”

张二大头瞅着嫂嫂笑了：“嘿嘿，春兰，二哥帮着忙哩！怎奈，这是上头的指示，嘿嘿，春兰，别流泪……只要好商量，嘿嘿……孝顺媳妇，名不虚传，哈哈……”他临走的时候还斜着嫂嫂笑。

妈妈终于躺倒在床上了。合作医疗没我们的份儿，为给妈治病，我们扒去了一间房子。尽管我们尽了千方百计，妈妈的病还是越来越重了。就在这个时候，哥哥从学校回来说，学校主任老刘被揪出来了，罪名是他“复辟了旧教育路线”。学校又刷掉了几个教师，第一名就是哥哥。

妈妈的脸已经肿得像小面盆那么大，泛着青黄的光，眼睛也已看不清什么东西。她躺着对哥哥说：

“这样也好。我病着，你请假也不是长法，春兰确实太累了。你不是学过两年医吗？不能教书了，劳动之余，你可以钻研一下医学，周围的群众也方便些。做一个人，只要能尽心为人民做点事就行了，在哪里还不是一样。”妈妈说着，还想笑一笑，可她脸上的肌肉已经表示不出笑意，不允许她笑了，只是稍微颤动了一下。

妈妈的病仍旧一天天加重，她的眼睛肿得一点点都睁不开了。

我和嫂嫂整天守候在妈妈身边。嫂嫂真有一套，她能噙着泪花，笑着和妈妈说话。她每天总要给妈妈梳几次头。她用棉被垫住妈妈的脊背，让她坐起来。妈妈的头发灰白，脱落得特

别厉害。嫂嫂梳得很仔细，简直像在一根一根地数。

大约又过了半月光景，妈妈那肿胀的脸忽然消下去了许多，我以为妈妈的病已好转，一直紧缩着的心松散开了。可是哥哥和嫂嫂的神色却更加慌乱，怎么回事呢？果然，刚刚吃过午饭，妈妈就昏迷了过去。我们哭叫了好一阵，她才睁开眼。妈妈的眼睛已经失去从前那种光采。歇息一阵，她说：

“没想到……这么快……我……撑不久了。”妈妈的声音很微弱，说一句话都得喘一会儿气。

嫂嫂呜呜咽咽地说：“妈，俺不叫你说这话，俺一定治好你的病，你会好的。”

妈妈轻轻摇了一下头。她闭上眼自语说：

“原想再活几年，看看结果……不能如愿了……”

妈妈眼里渗出一滴泪，嫂嫂把它轻轻抹去了。

我们都哽咽得不能说话。妈妈休息一会儿，精神好了一些，又睁开眼说：

“人终有一死，你们不要太过难过。妈安排你们几句话……大江，你自小肯学习，虽然现在用不着，但历史还是要前进的，不能灰心。要时刻想着为大伙多做些有益的事，这样活着才踏实。你要尊重春兰，这几年我们家还能这么温暖，是春兰带来的……”

哥哥扑扑嗒嗒掉着泪，一个劲地点头。嫂嫂抽泣着说：

“妈，快不要说了，俺心里难受。您教了一辈子书，落到这个地步，做孩子的不能替您分些忧愁，俺对不起您哪！小时候俺跟您读书，以后您教俺做人……”

妈妈打断她的话：“不说这些罢……”妈妈晃了晃身体，提了提精神，声音稍大一点：

“你们可不能泄劲哪！一定互敬互爱地活下去，等待着……小顺还小，就托付给你俩了……以后养不起猪，就多喂几只小鸡罢……”

嫂嫂哭着，答应着。妈妈瘦骨嶙峋的手无力地摩挲着我的头，又对我说：“小顺，你长这么慢……你要听嫂嫂的话，跟着嫂嫂好好长大……还有贤贤，不能……跟奶奶去读书了。”

妈妈的声音越来越低，几乎听不见了。我们实在隐忍不住，都哭出了声。妈妈微微摆摆手：“不要哭，这样我……不安，让我……休息……你们去罢。”

天快黑了，哥哥去找一种急救药还没回来。嫂嫂急得团团转。我趴在妈妈床边，忽然听见妈妈低低说一句：“小顺……叫你……”这时我看见妈妈张着嘴，半睁着眼，头一仰一合，那样子很难受。我赶忙叫“妈，妈！”妈妈不答应我。我还以为妈妈是累了呢，赶快用手托住她的头。就这时，嫂嫂奔过来，一下扑倒在妈妈身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这时才知道，妈妈已经离开我们，她永远永远不再答应我了！

嫂嫂抱住妈妈的头，我紧紧搂住妈妈一双脚，“妈——！妈——！”我们一声高一声地哭喊。来了几个邻舍，他们都垂着头。哥哥闯进屋里来了，他手里的药掉在了地上。他跪倒在妈妈床前，瞪着眼，不哭，也不说话。

刘二大娘说：“大江，你哭吧，哭两声吧，你妈过世了。”哥哥抬头望望她，眼光呆滞，仍然不哭，不说话。

河东伯伯走上来，将哥哥捺倒在地，用指甲掐住他的鼻孔下面。一会儿，哥哥张开大嘴哭开了，那声音像牛吼……

第三天早上，落着小雨，邻舍将我妈妈抬到墓地安葬了。嫂嫂在妈妈坟前栽了一棵小树。